

[心香一瓣]
馨
□ 苏 贻

水满乡,花儿开,也像那片心海,盛开在了记忆片段里,轻柔,温暖,却也是如此。一个人坐在山区小瓦屋前,月光下山里不知名的花开了,阵阵花香随着清风扑面而来,又在述说夏天发生的故事。那绵绵的清香漫了过来,暖了心房。仿佛那清简的味道随风而来,淡淡的在回忆里散开,也许不同的美好有许多种,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就如同花儿开,那份温柔,那份安静,那份淡雅,怡然飘动,清新雅致,仿佛一曲优美的山谣,淡淡的安静钻进耳畔,却也如此的清晰温暖。在这边远的山如此忧伤!花香漫过来,心事在花开的时候变得安静,淡然!

从未见过有这么多星星如此清晰明亮,偶尔还有流星划过深蓝色的天空,星空下的宁静的山色,望着简陋的校舍,想着山区孩子求知的眼神,我潸然泪下,心阵阵地痛,属于我的那片学海里,依然是山区孩子纯真的笑容和他温情的影子。本想写开心点,毕竟,这是很幸福的回忆,可一触到键盘,字就情不自禁地顺着泪水模糊了。人力有限,不伦打字,还是教书。

半个月真是很快,有句俗话说“时光飞逝”,以前一直觉得这可真不是俗得不能再俗的话了,为此还批评过那些孩子,用词不能太俗。现在终于知道,是自己太傻,太没经历,太想当然,太自以为是。当真正值得你回忆的事过去,你怎能不这样感叹?

这些孩子,不,这些天使,你们知道吗?我不是你们的救世主,我不是你们的幸福,但你们,你们才是我的救世主,才是我的幸福!这次,我带着心思和目光因那个期待而守候,眸中带淡淡的忧伤弥漫一窗私语。与你们纯真的眼神相遇,洗涤我内心深处那一抹凄凉的深蓝,你们是上天的恩赐!很想你们,想再看看你们似乎永远洗不干净但却依然纯净的脸,想再和你们聊天,听你们讲你们的故事,学你们常玩的游戏,学你们常下的棋,我也想继续教你们成语故事,继续和你们唱歌,继续我们的“马兰谣”。原谅我的离别,原谅我不能放下我的家人、我的宝贝!

你们是海南最美的星星!星星,在海南,在五指山,我看到了十年来最完美的星空!整幅的南半球夏季星空图!这是只有在没有污染的五指山,才能有的享受!怀念,那个没有睡眠,只有流星和笑声的夜晚!

[诗页]
扶摇尖峰岭
□ 李孟伦

驱车尖峰岭
小住天池上
看见了大地的深度
看见了天空的高阔
看见了历史的辽远
看见了灵魂的自由
看见了自然的博大

一尾溪水
一池蛙声
一山风月
一犁风光
一派春秋
一派森林
一派瀑布
一派峡谷
一派奇石
一派云海
一派晚霞
一派月光
一派晨曦
一派黄昏
一派晚霞
一派晨曦
一派黄昏

生活这里的人们啊
能让生命自由绽放
每一个温馨的夜晚
灿烂了每一个早晨

北门街并不长,大约一两百米的样子。与北门城墙并存于明嘉靖年间,共历一江风雨七百年。北门洞口至江边一带,曾是名盛一时的定安码头,也是南渡江的货运、客运水路交通枢纽。凭借南渡江的舟楫,南来北往的商船、商人、挑货郎等均到此做生意。繁华过隙数百年,古渡埠头今犹在。

拼接有序的青石板依然寂寂无声地横亘在历史中转的地方,它凸凹光滑的身躯负载了老街百年的秋业。市集的喧嚣,车轮的疾驰,以及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深深地烙在了它高高低低的脊背上,成为无法抹去的古老符号。

历史上北门曾因寇乱,几度被迫关闭。北门街上历来商铺极少,从未形成过大气候。至八十年代后期,街上经营的店铺几乎绝迹。想要吃早餐、喝喝老爸茶,还需踱步到东门街老舍街旁的红旗茶店。若想买点油盅酱醋茶,只能在东门街上逐一买齐。几十步而已,几十年而已,实在方便又快捷。人生本是悲凉多于热闹,没有商铺的北门街,少了许多市井喧嚣的气息,却也不见流露半点自卑的迹象,照旧清贫寂寥但又悠闲自足地生活。

青色的天空遥远又遥远,穿行在青灰色基调的街巷中,人的心就静了。街上人

[序与跋]
根在艰难淬炼中
——序符史辉散文集《寻根》
□ 周济夫

我与符史辉兄认识,是来报社当副刊编辑以后,在投稿、看稿的过程中,自然就熟悉起来。因为相熟,称呼也就随便,每次有电话来,问哥夫在否,就是他了。但距今三四十多年前,我们就有了很贴近的机缘。1958年,他就读的文昌农校,迁移到海南热带植物园,就在万宁六连岭的西麓,离我所居的加道村大约七八里之遥,而他从植物园所在地狗咬豹步行到禄马墟,其途即从我的村子外面经过。可惜我当时还小,没有见面的机会罢了。这些,当然是后来才听他说起的。我们唯一的一次同游,是1993年一起去琼海的南俣农场。晚上住在四面山峦包围的招待所中,真的寂静得如入太古洪荒,我还写了一首纪游的《清平乐·偶宿南俣农场》:“四山壁立,聚一泓浓碧,暂别尘嚣寻静寂,卧听秋虫唧唧。朦胧路露蹊行,一肩月冷风清,忆昔五更人起,环山闪闪明灯。”未段写记忆中的割胶情景,还是颇为逼真的,因为我也曾经是农场的一分子。

符史辉的散文,在海南本土作者中是很有影响力的。他在自传中说自己走上文学道路是误入歧途,其实是谦虚的说法,我却以为,他的爱上文学,是出自天性,与生俱来的。他出生在异乡泰国,约9岁时随家人回到文昌老家,异乡的山水与海南有同有不同,人情风俗也是如此,他所受地域的熏陶甚广。尔后又历经生活磨难,阅历丰富,与亲人、乡土关系甚深,爱之至笃,平时与之交谈,话题非常广泛,生活积累随机涌出。这些都是成为一名作家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他的长处便是我的短处。我的人生阅历单一,波澜不惊,平时接触社会又不多,与人相处时踌躇不安,缄默少言,更不要说如何观察人、描写人,对群众语言更是隔阂之极,所以像写小说散文之类,于我便是隔

行如隔山了。符史辉已先后出版散文集《思河》、《豪屋》、《流云》三种,在读者中口碑颇好,文学界多有佳评。现在他又将晚年所写的关于家乡方言与风俗的杂记和记录自己生平心路历程的文字,合成一集,书名《寻根》,即将付之于梓。这当然是见证了他对文学的执着与潜力,而其晚年感悟的深切与文字的老到,亦于此集之中展现不遇。海南本土作者住往后劲不足,写了一段时间之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了,史辉却是一个特例,一直到七十高龄仍笔耕不辍,精神令人感动,所以当他欲请我写序时,不怎么推辞便答应了下来,非以为能也,欲有以追步之也。

集子的第一辑为《琼韵短章》,共得短文47篇,后面10篇乃记家乡人物,其他皆以海南方言词条作为题目,由对方言的考索,而延伸到所涉风俗的描绘。读这些有长有短的文章,你不能不惊叹于他对海南方言的语源与字源考证的准确,惊叹于他未曾受过语言学的专门训练,却对语言知识别有会心。他自言为了找到与海南方言对应的汉字,曾经逐页逐字地翻阅完一本汉语词典,还旁征博引其它的字书,可知也是下过艰苦功夫,并非完全无师自通的。比如海南人称婴儿满周岁为“对岁”,他发现“对岁”应写作“碎岁”,这便是溯源有自,确然有据了。又如海南方言叫“饭汤”音如“美安”,他便悟出“安”之一音实就是“饮”,饭汤应写作“饭饮”,亦属精确不移了。又如考证女人以双手撑线刮脸乃为“挽面”,一“挽”字何其传神到位,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这一系列方言词后面的生活风貌和人情物理。“饭饮”一语完全见证了海南农村以前的生活常态,穷年累月的吃粥度日,喝茶的习惯更无从说起,煮粥时多加白开水,便成

了既可充饥又可解渴的佳品了,读来未免令人心酸。《挽面》一篇对挽面的作法、程序,氛围等细细写来,绘声绘色,乡下女人的爱美之心与美丽风姿便跃然纸上,令人怀想不已。他这样一篇一篇地写来,笔触及于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就好像一幅现代风俗的清明上河图,其民俗学与文学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集子的第二辑是《记忆昨日》,其实就是一篇文学性自传。他的自传,当然没有伟人传记的宏大叙事,也不能如明星传记的吸引眼球,但在短短六万余字的篇幅中,也生动记述了一名从南洋回归、从乡村走出的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始终浸染着深沉的人生感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风云多变的时代。自传表现得很有趣的一点便是海南华侨执着的寻根情结。史辉的祖父秀南公曾是琼侨中杰出的人物,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抗战时严词拒绝日军的利诱,大义凛然。但他也始终没有忘记要带史辉回文昌老家,晚年每每念叨着“公带依回屋,住在头苑吃糖”,读之念叨着。当他意识到自己可能来不及亲带孙子回乡,便转而叮嘱儿子一定要遂他所愿,这最终达成了史辉1948年的回归故乡。史辉之把集子命名为《寻根》,恐怕也就发源于此吧。而自传中最吸引我的是写童年在泰国童颜生活的一段,海外的生活令我距离很远,远离产生美感,它的丰富多彩令我童年的单调枯燥黯然失色。至于解放后几十年的起伏曲折,酸甜苦辣,即使不是亲身经历,也是耳熟能详,距离感便少了许多。这些,史辉的书中都无不真实的客观的记录,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史辉早期的散文,我最喜爱的是《打波》一篇,写文昌人对排球的热爱、球场上的活跃场面,以及与排球有关的趣闻逸事,

写得风生水起,兴味盎然,此文后来还登上了天津的《散文》月刊,算是有了定评了。现在读他的晚年之作仍觉活力不减,贯穿文章中的浓浓真情一如其旧,如自传中《摇篮寻梦》一节,记他1991年重返泰国童颜,寻访童年生活的足迹,见到了众多仍然居留泰国的宗亲邻里,其间自然有许多兴奋与惆怅,他都一一叙来。到临别时,他写道:“两位妹妹,帮我浚好衣服,又买了一袋桔子。春女姐叮咛:‘回到家后,就写信报声啊!’吃过午饭,八弟送我上火车。这时我回首一望,离别的忧伤不禁涌上心头,我的眼眶湿润了。”看似平淡的文字,却翻滚着感情的巨浪,“感人心者莫外乎情”,我看到这里也不觉喉头为之为一紧。

史辉驾驭文字的功效,还表现在人物与环境的描写方面。他笔下的人物心理刻画同样非常出色。如《作发》一篇,写乡下习俗,每年三月、五月和十一月都要祭拜婆祖庙雨坛庙,祈求财运两旺、风调雨顺。祭祀自然得买鱼割肉,有钱的富裕户挑大鱼好肉,无钱的农家,就拾些便宜的货色。文中的伯爹囊中羞涩,只好割一斤腊肉,买几条浑身毛刺的狗咬鱼仔。文中写他在摊上逡巡,眼光闪烁,连答话也不敢大声,归途怕人看见,又拾片蕉叶遮盖着篮子。寥寥几笔,传神阿堵。至于他描写自然景色的文字,也很有感染力。写童颜的校园,是我见过的写校园文字中经典的一段。请看:“林子的早晨,更是怡人。外边的日头,都三竿高了,但它还飘荡着薄纱似的雾儿。凝结在绿叶上的水珠,啾啾啾地掉落下来,有时滚落人脖子里,总令人不禁叫一声:啊!好凉。”文长不能尽引,但就这几行,也可见其描写的鲜活了。我离开校园也已二十多年,如今再回去,还会不会有这样新鲜的感受呢?

木兰头
地生虎威木兰头,谁人不赞木兰洲。跋浪渔帆破涛涌,惊天风云涌潮流。日到西峰悬星斗,月上东洋驾龙舟。登临将令崔公醉,长使武昌黄鹤愁。

注:木兰头雄踞虎威岭之上,系文昌铺前一胜景。东临浩瀚南海,西逼与七星岭,明头柄对峙,西北悬浮木兰洲。中有天然急水门良港,洋人梦寐以求。登临顿使黄鹤楼逊色。

林明壮书 吴乾机诗

[浮世逸草]
翠绿松林
□ 徐良伟

每次回老家,车行光村桥上,常常情不自禁向左侧望去,一个在东坡老人诗意中存活了千年的翠绿松林便变得特别有生命感了。松林岭,儋州北部的这个名山,还是那样的郁郁葱葱,涛厥声中翠绿满天。她还延续了古“儋耳山”千年祖脉承接的绵绵情愫。那首《儋耳山》似乎正从北宋的某个午后,在我的耳际轻盈的飘荡开来。宋哲宗绍圣四年,苏东坡在贬谪儋州的途中,行经松林岭脚下。“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尽是补天遗。”在苏公的情感世界里,已经分不清这到底是景物赞美还是言志抒情。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公元1217年,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困苦后,南宋著名道士——23岁的白玉蟾吟咏着“一从别却海南船,身逐云飞江浙天。走遍洞天寻隐者,不知费几草鞋钱”这首飘逸的诗歌,慢慢行进于松林古道,沿着茂盛野草间的小径逶迤而上,他昂头的当儿,就被这座冥冥中的

山岭的一种至上的禅宗幻觉摄入了他的视野里。从此,他在这个东可直望大海,西可俯瞰州城的高度上再次完成了一个自主的选择。如今,道士白玉蟾早已经幻化成仙。儋州人民心中的“白衣公”,在虔诚与信仰之间,以一种超脱世俗的“生存方式”与白云相守望,在松林岭顶上等待那些善男信女的到来。至今,“松林晚翠”这个从明朝叫开的称号,仍然值得珍视。那是因为她用独特的光影生动印证了这片地域醇厚文化的灼见,还是她以一种深刻的影响覆盖儋州北岸的广袤田野?

2010年的9月20日那天下午,摄影家吴文生带着我在松林岭脚下转圈观望,寻找最佳角度,为《奇葩——儋州山歌调声》一书拍摄封面图。眼前这个名山距我如此之近,竟让我感到有些陌生起来。她的颜色、形状、气势,似乎更加接近我内心规约的那种颜色、形状和气势。岭脚下的各个村落已被一条宽阔的水泥硬化道路连接了起来。沿着婉转的山村公路上走,贴着松林岭厚实的胸膛,我们仿佛听到了她的呼吸。公元1098年的那个初夏清早,苏东坡携幼子苏过沿着茂密的松林古道,在这些零落分散的村庄之间盘转寻找优质松木以作制墨。抄着小路走,中和古城离松林岭也不过五里。如今,走在这些九曲八弯的村落中,东坡老人那种闲云野鹤式的游走和他小心翼翼寻找优质松木的凝重神态若隐若现。当有人手捧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隐现在域外章节里的苏公寻松制墨细节是那样的清晰可见。“岛上难得好墨,苏东坡自己试制。苏过后来说他父亲险些把房子烧掉。这个故事与杭州一名制墨专家有关系。这家制墨人所卖的墨价高出别家两三倍,他说他是在海南岛跟苏东坡学的制墨秘法。有些文人向苏过打听他父亲制墨的方法。苏过笑道,家父并无何制墨秘诀。在海南岛无事时,以此为消遣而已。一天,制

墨家潘衡来访,家父即开始和他在一个小屋子里制墨。烧松脂制黑烟灰。到半夜,那间屋子起了火,差点儿把房子烧掉。第二天,我们从焦黑的残物中弄到几两黑烟灰。但是我们没有胶,父亲就用牛皮胶和黑烟灰混合起来。但是凝不好,我们只得用几十条像手指头大的墨。父亲大笑一阵。”与大多数儋州人一样,松林岭一带村落是从东南福建等地迁徙而来居于松林乡。这里土质较硬,少雨干旱。历史上的松林乡因“松林晚翠”而出名。在行政管辖的履历表上,她几经辗转,却翠绿依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1.2公里多的松林岭渡槽横空而起,从此,90%的农田有了自流水灌溉。近几年来,政府又加强了这里的水利设施,附近农村新垦活田,一片天地就这样的葱葱绿绿了。乙丑岁重阳的次日,儋州几个老人邀请前辈结伴登上了松林岭。在期颐之上,以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歌之:“驻足山头绿满坡,一槽飞度泛清波。轻风掠过松林顶,犹唱当年战地歌。”

儋州老人常常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与松林岭“对话”。那些被翠绿松林所滋养的附近村寨与辛劳百姓,也一样的带着宽厚的胸膛,在松林脚下牧羊放牛,在悠闲的时光中,隐约露出了浅浅的微笑和旧日的衣裳。斜阳里,他们那句对着牛群发出的简约乡音“哎——嗷——”依然那么的动听。

[岁月山河]
定安有条北门街
□ 王 妮

住在老屋里的人,姓氏以周陈翁最为多,沾亲带故的不少,街上人家随便一扯,便能扯出长长的一串姻缘嫡亲,让人辨不清亲疏彼此。街上人家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杀猪的、包粽的、开货铺的、卖菜的、修鞋补锅的、剃头打铁的,挑个担子走街串巷的,大都是不人流之辈。北门街是藏不住多少秘密的。鸡毛蒜皮一点小事,过一夜满街都知道。晚饭过后,各家各户搬张长凳撩起长腿,就像八白天南海北拉扯闲谈。话题一打开,就像打开闸门的水,汪洋恣意地冲刷一番。大至哪国和哪国又打仗了,世界杯那场球赛最棒了,小至谁家小子和谁家闺女恋爱了,谁家男人包二奶了,某某打牌输了好几千了,某某买彩票中奖了。没有秩序,没有礼仪,你随时可以插话,随时可以离开,可以文雅,也可以粗鲁。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不惊不喜地过去着。若能喝上二两白酒,买上几张彩票,听上几段琼剧,再打一场小麻将,一切都心满意足了。有点俗,有点乐,有点无聊,有点清贫和落寞。经历了几百年的风吹雨打,北门街已像一位老态龙钟的老者风光不再。由于过于缺乏文化的浸染,底气、元气、精气在时代的浮躁和喧嚣中正一点一点地被消耗掉,北门街自然少了一种端庄郑重、百转千折的气质。人群生活的历史中,自然凝成的呼吸和气息,低俗的人为建设和营造,终究不能存留和久活。北门街因此成了县城几条老街中,最为缺少精神皈依的一条街。无论天堂,还是家园,缺少了文化浸染和精神皈依,总是不完美的。只有在端午时节,北门街才显出它特有的魅力和神采。“宁荒一年田,不输端午船”,端午赛龙舟,成了北门街隆重热闹而

盛大的街市人家早就竖起龙舟旗,门庭插上艾草,人人洗龙舟,吃粽子。在鞭炮锣鼓声中,大家抬着龙舟,来到江边,慢慢把龙舟放下水。哨音落处,十几艘龙舟如鞭策马,狂奔飞驾,直抵远方。江边上岸,桨声锣鼓呼声四起,声震云霄。北门的龙舟在历届比赛中屡获殊荣,成了整条街上唯一值得炫耀和骄傲的历史。街头的北门洞内,至今存放着两艘十多米长脚去龙头的龙舟,一条绿色,另一条黄色。北门码头已成过眼云烟,只有这龙舟才令人顿悟古镇与水乡不解之缘,享受无数的荣光后,它便陷入更长时间的孤寂和等待。它和许多曾经拥有过的良善传统、厚道世风一样,在古城的记忆里渐行渐远……在一切都被快速洗刷、摧毁及重建的时代,北门街斑驳的脸上也被拍打上时代的手印。无论历史如何激荡或平静,北门街始终保持着尊严,很沉默,也从不对抗。它只是与置身其中的人相互映衬,密不可分。一如既往地过着随遇而安的日子,却又无形中锤炼了一丝为生存而抗争的倔强精神。它渗出的破败也好,颓废也好,冷清也好,落寞也好,都是这座古镇存在的灵魂片段。它就像一座泥塑的神,庇护着所有不得寻求庇护的人。

盛会上。街上人家早就竖起龙舟旗,门庭插上艾草,人人洗龙舟,吃粽子。在鞭炮锣鼓声中,大家抬着龙舟,来到江边,慢慢把龙舟放下水。哨音落处,十几艘龙舟如鞭策马,狂奔飞驾,直抵远方。江边上岸,桨声锣鼓呼声四起,声震云霄。北门的龙舟在历届比赛中屡获殊荣,成了整条街上唯一值得炫耀和骄傲的历史。

街头的北门洞内,至今存放着两艘十多米长脚去龙头的龙舟,一条绿色,另一条黄色。北门码头已成过眼云烟,只有这龙舟才令人顿悟古镇与水乡不解之缘,享受无数的荣光后,它便陷入更长时间的孤寂和等待。它和许多曾经拥有过的良善传统、厚道世风一样,在古城的记忆里渐行渐远……在一切都被快速洗刷、摧毁及重建的时代,北门街斑驳的脸上也被拍打上时代的手印。无论历史如何激荡或平静,北门街始终保持着尊严,很沉默,也从不对抗。它只是与置身其中的人相互映衬,密不可分。一如既往地过着随遇而安的日子,却又无形中锤炼了一丝为生存而抗争的倔强精神。它渗出的破败也好,颓废也好,冷清也好,落寞也好,都是这座古镇存在的灵魂片段。它就像一座泥塑的神,庇护着所有不得寻求庇护的人。

在我的诱问下,她虽也说了过去的故事,但言简意赅,轻描淡写,甚或一言带过。我期待着她也能像我对她的好奇一样对我的别后人生和内心所想感点兴趣,但她没有,或者说没有兴趣。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茶的话题。其次就是女儿。她语气淡淡的,表情也淡淡的,俨然一副阅沧桑、红尘看破的超然状态。临别时,叶子说,什么时候去看看我家的茶山吧,这好像还是你曾经的心愿呢。啊,叶子居然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未了的心愿!叶子真的是邀我去赏游她家的茶山吗?我顿然灵醒,这轻轻柔柔,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是对一个负心汉最无情的诘责和最严厉的拷问!愿故乡的茶越来越香。愿叶子的日子越来越好。愿天下有情人的内心都藏着一座永布绿茵的茶山!

[情怀深处]
故乡与茶
□ 张少中

品尝着朋友从安徽寄来的上等绿茶“猴魁”,于缥缈的香韵茶雾中,我分明看到了那座珍埋心底的茶山突然浮现——碧翠如染,幻若仙境。安徽的茶大都产自皖南山区或皖西的丘陵地带,而我的家乡太平原家乡却绝不生茶,加之日不聊生,所以,在人生前的十年,本人素与茶无缘。上大学来到了江南。工作了来到了合肥。省城毕竟是省城,融汇安徽南北文化的精髓,尤其茶文化一项,堪为全国省会城市之翘楚。于是,1982年8月13日,即本人上班报到的第一天,就看到了一个有趣的也甚或滑稽的现象:人端着杯子在简陋的厕所门前排队。干嘛?倾倒昨夜杯中的剩茶呗。

这样当然是欠文明的行为,因为泛泛的茶叶常常容易堵塞人体排泄物之下泻,那么倒霉的就是新来的大学生如我了。“小张,那边排队了!”办公室主任的这句话几乎成了清厕的代名词,于是,咱只好屁颠屁颠跑去疏通。久而久之,本人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能力之强几无他人取代。加之新来乍到,你不清楚谁清厕?真他妈的,别人喝茶我清厕,郁闷!噫!老子也噫!

自此便加入了机关茶人的行列,或者说,俺也成了地地道道的茶文化的附庸风雅者——每天一上班就泡上一杯不管好歹其实是不知优劣的茶末子,也故作风雅状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品着。但这种品法只限于办公室来人时候的装模作样,人一走,三口口就把一杯茶倒进肚囊,肠胃暗自呼应:乖乖,过瘾!再来一杯!

闲话休提。有一天,在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一篇字迹娟秀一看便知是年轻女作者的手笔,且题目是《我家的茶山》,于是我便借笔写了个从头至尾的通读,这一读就读出了故事,这一读差点决定了俺的人生!作者叶子写道:我家老屋的后面是一座不高不矮的茶山。在北方的土地承包搞得如火如荼时,这座茶山就成了我家的责任山。此前,它在生产队名下,虽然自古产茶,但“大锅饭”时代的这座茶山等同“广发”——废山一座也。承包后不到一年,我们全家人的汗水把这座“广发山”浇灌得绿意盈盈……

接下来,文章简略得当地介绍了这座茶山脱胎换骨的过程,生动细腻地描写了栽茶、育茶、采茶、烘茶、揉茶、卖茶……的种种细枝末节,读来端的引人入胜!毫无悬念,在那一期我为责编的“黄山”副刊上,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叶子的《我家的茶山》,成了压版之作——摆在了头条头题不说,我还特意请美编老古为之做了个精美的插图——美女采茶图。

自此,自然而然地,作为年轻的男责编,便“认识”了采茶女叶子,当然,只限于鸿雁传书。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个插图上的美女,与真实的叶子几无二致……后来,叶子带着她亲手焙炼的上等好茶来报社看我了。后来,像当时很多男编辑与女作者的故事一样,我们的关系变异了。后来,我们经历了虽不轰轰烈烈但绝对荡气回肠的一日无信如隔三秋整整一年多的光阴。再后来,阴差阳错的,我们情感的红丝线断了……

十几年后的2008年10月,乘参加国际茶学研讨会暨黄山国际旅游节之际,我自海南来到了古城屯溪。我下榻的酒店叫做旅游山庄。旅游山庄有个专卖卖茶的商务中心。中心里有位风韵卓犖的卖茶女。卖茶女却是叶子。叶子嫁给了本村的一位茶农。爱,自然是淡淡的,但日子过得挺惬意。他们除了精心打理老屋后的那座茶山,还在当地经营着一个小有规模的茶叶营销点,在旅游山庄租了片厅堂办了这么个专事茶叶生意的商务中心。他们有个读高中的女儿,学习虽一般,但长相却是异常的漂亮——完全是当年叶子的复制。

叶子手机屏保上就是她女儿在茶山上采茶的照片——当然不是她妈妈当年为生计而无奈的辛苦劳作,而是美少女春日踏青时抒发闲情逸致的作秀。偶然邂逅叶子,于我来说,毫不讳言,内心的惊喜、感奋甚或情感冲击是难以尽述的,但叶子却是那样的笃定,那样的大方自然,那样的“波澜不惊”——至少表面是这样。在我的诱问下,她虽也说了过去的故事,但言简意赅,轻描淡写,甚或一言带过。我期待着她也能像我对她的好奇一样对我的别后人生和内心所想感点兴趣,但她没有,或者说没有兴趣。她说得最多的就是茶的话题。其次就是女儿。她语气淡淡的,表情也淡淡的,俨然一副阅沧桑、红尘看破的超然状态。临别时,叶子说,什么时候去看看我家的茶山吧,这好像还是你曾经的心愿呢。啊,叶子居然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未了的心愿!叶子真的是邀我去赏游她家的茶山吗?我顿然灵醒,这轻轻柔柔,看似不经意的一句话,其实是对一个负心汉最无情的诘责和最严厉的拷问!愿故乡的茶越来越香。愿叶子的日子越来越好。愿天下有情人的内心都藏着一座永布绿茵的茶山!